

蕉

風

半月刊

第五十五期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

拓 姚 …… 臉張一的記忘能不最

寂 陳 …… 夫漁的直正

如 鶴 劉 …… 生先木士劉懷

人 唐 …… 談俗習年新曆舊

岳 潤 黃 …… 脚行南東國美



• 紙剪塞杜 •

巢 鳥



去年聖誕節將近時，峇株某牧師當眾曰：「……有生病的人，一信仰耶穌教，主就會庇蔭他們，病就會痊癒……。」言畢，聽眾中有一人站起來說：「我患胃病許久，遍求名醫不癒，前三年入了教，胃病就完全好了！」

假如真的這樣，病人只須信仰耶穌教就可告痊，那麼，政府應該把醫院改為教堂，醫生改作牧師了。（望洋嘆）

吉隆坡浦種一青年，因邀愛侶私奔未獲應允，竟拔刀向她行刺，然後自己服毒，幸為人及早發覺，兩人性命可保無虞。

這人真的在想：「生不能同眠，死就該同穴」。但不知生還的她又如何？（西村牧童）

星洲夏春宮假吉隆坡中華遊藝場體育館內開壇禮佛，高搭四十九層刀梯一座，另架一百〇八級刀橋一座，令神童赤脚上刀梯，過刀橋，以証佛法無邊。

這可以說是跟蘇聯科學家的放射人造衛星，有異曲同工之妙，誰敢說馬來亞是「落後地區」呢！（白日夢）

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近對梵蒂岡的代表說：「教宗呼籲和平，我們

也呼籲和平。教宗要禁止原子彈，我們也要禁止原子彈。所以，蘇聯政策與梵蒂岡政策，有其相同之處。」

我們知道：「魔鬼爲了自己的利益，也會引用經典。」好在葛羅米柯心中還有一個教宗，他仍有可能得救的。阿門！（門徒）

美國的一位藝術家，近曾倡議組織一個國民外交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訪問，其中應包括美國最美麗的女明星十人。他說：「如果我們派遣這十個女人到蘇聯國境去，克魯契夫以下的蘇聯男人看了她們之後，還不覺得應該與美國人更爲友善的話，我認輸了！」

大概是這位藝術家的靈感突來，認爲美國的人造衛星不及俄國，但俄國的女人却不及美國。既然杜爾斯的「實力外交」敵不過，最好還是運用「美女外交」，把蘇聯的男人俘虜過來吧！（胡思）

日本名古屋一家旅店，大賣其「天皇裕仁曾在本旅店下榻」的廣告，竟招來大批顧客，迎接不暇。

馬來亞的什麼「鳴謝×大醫師」之類的廣告大可不用，不如在報刊登出「×××（大僑領或是什麼部長）曾在本大藥房醫好×××病。」如此的話，小的敢担保：必定顧客雲集，大可乘機撈一筆粗龍。（張翼飛）

約·法·三·章

- 舉凡耳聞目見的天下大事和街談巷議，皆可信手拈來，作爲題材。
- 行文以幽默輕鬆爲主，但切忌任意攻訐私人，並戒把肉麻當有趣。
- 每條稿酬二元，可買萬里望花生米一斤。

臉張一的記忘能不最

拓地



聖誕節來了，朋友們聚在一起，免不了要熱鬧一番。有家眷的朋友，連大一點的孩子都帶來了。加上孩子的追逐奔跑和呼叫，使得這一個本有家庭氣味的聖誕晚會，越發加濃了家庭氣味。

吃過聖誕糖果，由聖誕老人分別送過禮品，而且又零零亂亂地跳過幾個舞之後，已經差不多將近十一點了。難得的一個晚上啊！雖然他們的唱盤，只有那幾張古老單調的片子，但大家仍然趣味甚濃，誰也沒有要走的意思。於是有人提議：大家輪流講一個故事吧——不過，這個故事的題目是：

「最不能忘記的一張臉！」

大家先是推推讓讓，最後還是講起來了。

有一位矮個子的朋友是和太太一齊來的，他自告奮勇先說了一個故事。他說，他最不能忘記的一張臉——就是他的太太。他把他的初戀經過，老老實實說了一遍，說得他的太太的臉都有點紅了。要不是他太太連連拉他，說不定他還會說下去呢！

第二個是個青年人，正在學校讀書，他的最不能忘記的一張臉，是他的國文教師。他把那位夫子型的老先生，形容得有如一一個永不會變化的僵屍，惹得大家笑了一陣。

第三個說了，第四個說了……

當輪到那位高個子、瘦瘦的朋友時，說什麼他也不肯說。本來，這時大家都點沒精打彩，忽然發覺有人不肯說，倒無意中刺激了一下，反而有了精神，一齊叫喊着非要他說不行。

「好了，好了，我說，我說，」他無可奈何似地對大家說：「不過，我這個故事可能不怎麼好聽！」

「好聽，好聽！」孩子們喊得更响。

「別賣關子了，快說吧！」大家催他。

他站起來，走過去熄了幾支比較亮一點的燈光，然後坐下了，開始說他的故事——

「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間的事。」

「雖然相隔有十多年了，但那張臉在我的心內，仍然是那般清晰而深刻。我想，在我這一輩子當中，這張臉永遠不會離開我的。」

「那時正是中日戰爭最激烈，也是最艱苦的時期。我呢，在中日戰爭開始不久，就離開了學校，正式入伍當了兵。一九四四年，我已經升為中尉副連長了。我們那個部隊，就是上海堅守四行倉庫的那一師，一向是以打硬仗聞名的。」

「滇西反攻，是那年五月間的事。其實，日本人老早就知道我們反攻了，凡是在怒江以北他們的據點，防守工事做得最為堅固。在滇西，他們有三個大據點：一個是正對着惠通橋的松山；一個是騰衝；一個就是我所說的看到那張臉的龍陵。」

「雲南是個多山的地區，大多的城市都在四圍全是山頭的壩子內。龍陵也是這個樣子的。所以，我們要攻克龍陵，首先就得奪取這些四週的山頭。」

「我們那一連可以說是平平安安到達龍陵城四週的。第一因為我們不是先頭部隊；其次，日本人爲了堅守，早已把兵力集中在城四週的工事裡面了。甚至當我們在渡江時，簡直和旅行行軍差不多，可以說是大搖大擺地坐着木筏過了江，到了龍陵城附近，才開始了我們的攻勢。可是這個攻勢，却是人踏着人的死屍，一寸寸，一寸寸爬上去的。」

「是一個細雨連綿的夜晚，營長把我們全營的官長集合在一個小山頭上，大略地說了一些目前的戰鬥情形，接着就宣佈我們全營的第一個任務——在明天拂曉，開始攻取龍陵外邊那個在地圖上叫做『二〇三高地』的山頭。這個山頭，正當着龍陵城的公路口，我們同師的其他各營已經連續不斷地攻擊過四五天了，可是仍沒有奪取過來，傷亡的數

字却相當大。

「我們順着營長所指的方向望過去，在茫茫加着細雨的夜色中，只能朦朦朧朧看到那個名叫『二〇三高地』的山頭，像一匹野獸似地躺在我們的前面。透過它背後的天色，可以看得出這個山頭並不太高。因爲是在夜晚，攻擊的部隊似已停止了攻擊，只間斷地聽到一些槍聲；在那個山頭上，也偶而有幾道火光向山下飛去，接着是清脆的機關槍的聲音。在戰場上，夜間的槍聲，特別悠長而寒森，有時候那些『嗖嗖』地在空中飛過的子彈聲，好像就在自己的頭頂上一樣。

「我和我們那位標準的老粗連長回到山下時，弟兄們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正散亂地在公路兩旁打盹睡覺，雖然天上的細雨，這時候仍在不停的下着。本來，打從我們渡江那一天開始，好像雨季也是從那天開始一樣，成天滴滴答答地，白天夜晚都沒有停過。大家在雨中行軍，在雨中吃飯，在雨中睡覺，衣服永遠是濕淋淋地。因爲渡江以來還沒有正式和敵人接觸過，弟兄們希望在日本死屍上剝一件雨衣的念頭，也就沒法實現了。

「我們那位連長，可以說是罵人的話出口成章，一回來，他就拉着嚙嗓子大叫：

「狗娘養的小子們，給老子起來，給老子起來！」

「平常間，這些弟兄們被罵慣了，不但不再感到惡意，反而聽起來似乎倍加親切。這個連長脾氣雖壞，但心地很爽快，弟兄們也最喜歡他。大家懶洋洋地站了起來，連長宣佈了他的命令：

「『X你娘，明早輪到咱們這一連唱戲了，打頭陣！完結！』

「這一羣黑黝黝看不清面孔的人頭，並沒有起了多大的反應。也許太過瞌睡了吧，他們又再懶洋洋地隨便坐在路旁，抱着槍桿打起盹來。那時候，日本人只有防守的力量，只要不在他們的火力範圍之內，他們不輕易射擊。我們這時距離明早要攻擊的山頭，也不過一二華里左右，因爲前面的公路折轉着，在這裡睡覺倒是很安全的。我個人當時的心情呢，這時已經記不清楚了，也許是爲了這是渡江後第一次的攻擊，免不了有點緊張，只坐在地上假眠了一陣，沒有真正睡覺。

「大約是夜間三點鐘左右，伙伕們已經把飯做好從後面送來了。士兵們對吃飯是永遠感到興趣的，不論這些飯是冷是熱，有沒有好的菜。聽說『飯來了！』大家似乎也都有了精神，一骨碌爬起，每個人都不願落後地提着各人的飯盒子，一邊打着『哈哈』地狼吞虎嚥起來。好像再過兩個鐘頭的攻擊，他們已完全忘記了似地。天上的雨，仍然均勻地落着；夜，越發黑了；這時，除了弟兄們筷子拌着飯盒的聲音之外，偶然從前面傳來幾下悠長的槍聲。

「大約是在早晨五點鐘，開始了我們的戰鬥前進，一直到達那個『二

〇三高地』的山脚下面，我們沒有發過一下槍；敵人像睡着了一樣，也沒有向我們這邊射擊；在我們後邊山頭上掩護我們前進的炮隊，因爲夜色過黑，而且白天發射過多，現在也停止了發射。

「弟兄們散成不規則的隊形，沿着公路，慢慢地向前挪動，誰也不願講話。這短時期的沉寂，正象徵着即將到來的風暴。天上的毛毛細雨仍然不停地落着，公路上却并不泥濘。弟兄們背着背包，有的戴着大的雨帽，在夜色中搖搖幌幌。我忽然想起：也許幾十分鐘之後，在這個搖幌的行列中，不知有幾個人還能留下他們搖幌的生命，連我在內。

「到達山脚跟前，天色朦朦朧朧已看得見人的身體。連長把全連的班長集合在山脚前，輕聲地罵着說：

「『奶媽的，有種，就跟着我上！』

「天色又亮了一些，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看得見在這個山脚跟前，亂七八糟地放着許多背包和大的雨帽。本來，那時候的士兵們，窮得連一雙布的草鞋都沒法穿得起。在平時，他們的背包也就等於他們的命，無論行軍走得多麼勞累，他們連一根布條子都捨不得輕易丟掉。現在，大家忽然看到這些以前攻擊的弟兄們所扔棄的背包，連我個人在內，也好像忽然間受了一種感染一樣，不由得把我背上的背包慢慢地丟了下來。雖然這個背包不知跟我走了多少千里路；雖然這裡面有我母親在我離開家時親自給我做的而我却捨不得穿的布鞋；還有我離開家時穿的，現在已破得成爲一條條的襪衣；還有那可以背得出來的，裝在油紙袋內的家信……可是我却狠着心把它從背上取下，又輕輕地把它放在那堆散亂的背包中間。這些都是身外之物啊！當一個人知道他將要面對死亡而又絕對無法避免時，那麼，還要這些身外之物做什麼？還要這一些可回憶——而又令人沉痛的回憶之物做什麼？

「士兵們也和我一樣，也可能和我的心情一樣，不約而同地，都自動地扔下了他們的背包，扔下了從老百姓頭上『借』來的雨帽，和從老農夫身上『借』來的雨簑。」

這時，講故事的那位朋友，略停了停，走過去端了一杯水。

有些性急的人就喊着說：

「喂！你的那一張臉，什麼時候才到正題呢？」

「你們既然要我講，那就別急！」他喝了水，繼續着說了下去：

「我們要真的開始攻擊了。下了一整夜的細雨，在拂曉之前忽然停止，天色也比剛才亮了一些。可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從什麼地方而來，却在我們的四週，滿滿地圍上了一層濃霧——厚厚地，濕濕地，連兩尺之外的人都不能看見東西。只聽到我們的連長高聲喊着說：

「『好時機呀，小子們，上呀！』

「我和連長是分作左右，平行地向山上攻擊前進的。他的喊聲從我右邊的濃霧中傳了過來，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聲音，遙遠，漫長，甚至有有點滑稽的感覺。雖然我的心還在撲撲通通的，精神是那麽緊張。」

「我並不是一個十分勇敢的人。尤其是每次戰鬥剛開始的時候，我的心臟跳動得總是很厲害。不過，槍聲一响，心臟就不再跳動了——好像是『天命』已定，那就隨你的便吧！」

「我們在濃霧中散開着前進。因為看不清前面的目標，我沒有射擊；有幾個饒幸的弟兄，也許是爲了壯胆，『嘭嘭』地向前面打了幾槍；接着，從山上也還了幾下『呼呼』的聲音。敵人的槍聲和我們的槍聲，最容易分清：我們的槍聲，沉重得如一粒粒全打在土地上似地，幾乎有幾十斤重一般；日本人的槍聲則恰好相反，清脆爽利，甚至聽起來還有點悅耳。」

「大約向上走了二十幾碼，就已經發現有新的和臭腐的死屍，這些大概是在前四五天内，我們的友軍在攻擊時的死亡者。剛一觸目這些浮腫、汗血的面孔，或者斷臂缺頭的屍體，自不免有點厭惡和驚心。但向前再走了一段，死屍越來越多，反而倒見怪不怪了。死亡的恐懼，早已飛出思念之外；有近似醉酒一般，我的腦子幾乎是暈天暈地，一躍，一跳，一俯，一跑，簡直有點機械似地前進着。」

「槍聲越來越密。我們後方的砲隊，也已開始射擊，先是遙遠的砲彈出口聲，接着是在我們前面『嘩啦啦』的爆炸聲。敵人的砲隊和擲榴彈，不時地向我們這邊射過來。在我附近的濃霧中，不時看到草土飛濺，接着是『唉喲』的呻吟聲音。不過，我們沒有倒下去的弟兄們，仍然是一步步地翻越着死屍，向前爬進着。因爲在我的右邊，我那個老粗連長的聲音，仍然不時地滲在槍聲和砲聲中向我們這邊傳過來。說良心話，這聲音對我無異是一種鼓勵。爲了振奮我左右的弟兄，也爲了響應連長的呼喊，甚至也爲了壯一壯我自己的胆量，我在躍前進後，也竭力大聲的叫着。——我無意中發覺我的聲音會這樣尖銳，幾乎有點森寒凌人，真的給了我不少勇氣。有些弟兄們，也這樣此起彼和地吼着，叫着，向前躍進着，也許是和我一樣，自己替自己打氣。」

「這時，濃霧越加濃起來，看霧色已是天明的時分。到底前面的敵人距離我們有多少遠，是不是我們已經接觸到敵人的堡壘，我都無法知道。不過，我的四週盡是死屍，我就利用這些屍體當作我的堡壘，一邊吼着，一邊躍進着。」

「這些濃霧給了我們不少方便，假如不是它的掩護，我們的傷亡一定很大。從我們一陣陣的吼叫聲中，我猜想我們全連一百多人當中，起碼還有三四十個弟兄——還有那位老粗連長——沒有倒下。可是就在這時，濃

霧忽然散了，或者是被風吹去——真可以說是剎那之間，這些濃霧已去得無影無踪。這時天色已大明，我從屍體的缺口當中向前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原來我們已緊緊地挨近了敵人的鐵絲網。也許是屍體過多，鐵絲網倒幾乎被網外的屍體給填平了。天色已亮，濃霧已過，正是我們後方砲隊最好的時機（那時日方的大砲，早被我方火力壓了下去），砲彈如雨點一般，飛進了敵人的陣地，我們眼着着在我們前面只有一百碼左右的那座敵軍大堡壘被炸塌了，那一架最威脅我們的機關槍也停止了聲音。

「在這個距離之內，你就是想退也沒法可退了；你就是一個最胆小的懦夫，也會挺起胸膛向前衝去，因爲這是一條最沒辦法可走的路啊！緊接着我先聽到連長的喊聲：

「衝呀！衝呀！」

「衝呀！衝呀！」我也不自主地喊了出來。

「就在我吶喊的同時，我端起了衝鋒槍，從死屍堆中躍起，跳過鐵絲網，咬着牙向前衝去，左右的弟兄們也喊着衝了上來。同一時刻，槍聲，炸彈聲，已亂成一片。

「一百碼的距離本來很短，當我衝上去時，戰壕內有幾個日本人，也正端着刺刀向我們這邊衝來——說來不怕大家笑，在慌忙中，我簡直閉着眼睛，舉起衝鋒槍，向他們掃了過去。槍聲完了，我睜眼一看，發現他們已經倒在戰壕邊上了，或者是被我後面飛過來的手榴彈炸死的也說不定。總而言之，我飛也似地——現在我真沒法形容我那時如此地敏捷——躍進了敵人的戰壕。」

說到這裡，講故事的朋友忽然頓了一頓，略略把聲音提高了一點，他說：

「各位，我要說的我不能忘記的一張臉，就是在這個時候看到的。——就在我跳進戰壕的那一剎那，我正好踏中在一個日本人的身上。他屈着身體尚在戰壕裏面，被我這麼一跳壓了下去，他也許是不自主地『唉喲』了一聲。我本能地舉起槍托正要向他的頭上打去——忽然發現他的胸前的衣服盡是鮮血，他的空着的兩隻手，正緊緊地按着他那湧着鮮血的胸口。他閉着眼睛，臉孔是那麽蒼白。也許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善良之感吧，我舉得高高的槍托，猶疑着又收了下來。」

「慌忙之中，我趕快換上了另一條彈夾，伏在戰壕邊緣上，擔心敵人會向我們這邊逆襲。」

「其實，日本人在這個山頭上的兵力，幾天來差不多完全犧牲在砲火之下。當我們衝上來之後，僅餘的一些日本人，也在最後掙扎之中完全死了。」

「這個山頭并不大，在戰壕上可以俯視四週，顯然這時我們已整個佔

領這個山頭了。唯一奇怪的，是自從衝鋒那一陣吶喊後，最愛喊叫的我們那位老粗連長，這時却不再聽到他的聲音。

「從我所伏身的戰壕邊沿向前面望去，龍陵城的房屋已看得清清楚楚；前面的山坡下，只是一些黃土和青草，連一塊石頭都沒有。很明顯地，敵人這時不會再抽出兵力來反攻了。」

「在我的左右，已跳進了幾個弟兄。有的人還盲目地向着龍陵城內的民房射去，雖然他們也知道步槍子彈不可能飛那麼遠。」

「我呼了一口氣，慶幸我們已經奪取了這個陣地。心情鬆了下來之後，也就回過頭來，看一看緊貼在我腳前這位傷勢垂危的日本人。他的雙手仍然緊抱着胸口，血已經染透了他的黃色的軍服；他的眼睛仍然緊閉着，盡力地用上牙咬着嘴唇；可是一粒粒的汗珠，從他的額上向下面滾流着。看樣子，他是那麼年青，也許二十歲還不到。真正的日本人，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呢！假如不是在戰場，假如不是他這身黃的軍裝，說什麼我也不會把他當作日本人的。他的臉上雖然混敷着泥土和汗水，可是輪廓還可以看得出很清秀，乍一看來，真會當他是一個女孩子哩！」

「戰場內靠我右邊的那位弟兄，似乎也發覺了這個日本人並沒有死去，驚喊着對我說：

「副連長，副連長，這傢伙沒死！」

「我說：『不要管他了，等後面的人上來再說吧！』」

「這位弟兄却扣着板機說：『補他一槍！媽媽的，省得麻煩！』」

「我連忙推了這個冒失兄弟一把，罵着說：『混蛋！你沒看他他是空着手嗎？趕快守着你的位置，向前看！』」

「『補——我——一槍好——』奇怪地，這個日本人按着胸口忽然含糊不清地，躺在那裡說起中國話來，雖然他說的那麼生硬不準。

「我更加驚奇了，這個年青的日本人，竟會說中國話。這時，左右的幾個弟兄，也順着戰壕向我這邊移了過來。我要大家不要亂動。但有個湖南上士班長，一邊看着這個日本人，一邊喃喃地罵個不休，吆喝着說不如送他回老家算了。我沒有理他們，蹲下身來把這個青年人扶起，讓他靠坐在戰壕的一邊土壁上。他的傷口在左肩頭，大概是手榴彈炸的，不然傷口不會那麼大。他喘着氣，坐起來後，才呻吟了起來。我看他這麼年輕，簡直像小孩子，我就問他：

「『來中國多久了？』」

「也許是他不大聽得懂我的話，也許是不願回答。等我大聲地問了他十來句，他才用含糊不清的口音說：

「『三——月——三——個——』」

「就在這時，忽然又聽得我們那位老粗連長的聲音了：

「媽——的——衝呀！」

「我抬頭一看，連長像血人一樣，正向我們這邊踉蹌着跑過來。他一隻手掩着臉，血從他的左手流下，染得全身都是紅色；可是他右手還是倒提着衝鋒槍，幾乎是有點瘋狂地衝到了我們的戰壕跟前。這裡先讓我對大家作個交待，原來當連長在衝鋒時，忽然砲彈片——十分之九是我們後方砲隊射過來的——飛過他的左頰，他左臉上的一塊肉，竟被削去了。他一時昏了過去，這時才醒，又迷糊糊塗塗地吶喊着向這邊衝過來。」

「弟兄們恐怕他分不清楚，連忙高喊：

「『連長，連長，是自己人，自己人！』」

「他似乎定了定神，疑惑地問大家：

「『鬼子全跑了！』」

「有個多嘴的傢伙指着那半坐着，閉着眼睛的日本兵說：

「『還有一個半死不活——』」

「等不及我阻攔——也實在太出我意料之外，那個老粗連長竟很狼地舉起衝鋒槍托擲了過去，正好擲在那個日本人的頭上。」

「『唉喲——』這個年青人又斜倒在戰壕裡面了。」

「我連忙跳起來說：『是俘虜！是俘虜呀！』」

「『俘他媽個屁——你看我還像人不像人！』滿臉是血的連長嘶啞着嗓子喊。他隨手抱起一塊石頭，又向着這人的身上擲去。我一時想不到連長會這麼瘋狂。其實，不必再加這一石頭了，這個離開日本還不到三個月的青年人，在倒下之後，眼睛就不再張開了。衝鋒槍的方角槍托，正好擊中了他的額角，血殷殷地從他的頭上流出。我俯下身摸了摸他的脈搏，知道他真的已經回他的老家了。可是這張清秀的臉，和他那高高的鼻子，以及他臨倒在地上的那個樣子，甚至他那含糊不清的中國口音，我都記得清清楚楚——一輩子也忘不了。」

「當天這場戰爭結束後，因為連長負傷住院，我就升了這個連的連長。黃昏吃飯時，有一位弟兄送給我一個紅色的小本子。他說這小本子是在那個年青的日本人死屍上搜來的。因為這個弟兄不識字，說是轉送給我做個勝利的紀念吧！」

「我打開了那個紅色的小本子，上面寫着：『少尉，宮保三郎，士官生，二十歲』的字樣。」

「講故事的這位朋友，說到這裡停止了，然後他慢慢地站起，無表情地向着門口走去。奇怪地，這時大家都正在沉思和驚訝當中，也沒有挽留他一聲，他竟這樣地走出去了。」

原來是一個喜氣洋洋的聖誕晚會，這時却在沉悶的氣氛中結束。大家分別時，連那句 Merry Christmas 都說得沒一點氣力。



正直的漁夫



· 寂 陳 ·

在麻六甲海峽的對面，有一個蘇門答臘島。那裡原是馬來民族的老家，至今流傳着許多優美動人的民間故事。這裡所要說的，就是流傳在蘇門答臘島北部亞齊地方的許多民間故事之一。

從前，有一個老漁夫，他沒有姓名，人們只管叫他作「本納爾大哥」。當然啦，因為他是個漁夫，那間簡陋而低矮的亞答屋，就蓋在海邊的椰樹叢裡。同時，他的營生也不外是整天在海邊捕魚——用他那細長的釣竿和破爛的魚網。

然而說也奇怪，他從來也沒有抓到過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漁夫捉不到魚，那他靠甚麼過日子呢？」漁村裡的人們，起初都感到奇怪，後來才發現了他抓不着魚的秘密。

原來他釣魚用的魚鉤不是彎頭的，却是直的。因此，魚兒咬住了蟲餌以後，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游走。大概他自己還不知道有這回事，要不然就是他有意給魚

兒送禮。或者……也許他名叫「本納爾」，所以作一切事都

得正直，也就是說不要彎曲。但是不管人們怎麼說也好，海裡的魚兒並沒有減少，反而一天天地增加着。藍碧色的海裡，擠滿了各種各樣的魚——從巨大的鯊魚到細小的刀魚，還有紅色的鯛魚、藍色的飛魚、長滿綠色斑紋的鮪魚……，牠們都成了本納爾大哥的好朋友。

本納爾大哥這樣的釣了七年，魚王才知道自己的子女日漸增多。牠好生納悶，心想：「到底是誰幫了我的忙，讓我的老百姓繁殖得這麼快？」牠召集了一個魚國全體大會，以便查明這件奇事。

魚國的百姓們都異口同聲地說：「陛下，那幫忙我們的是一個老漁翁，他每天都送肥美可口的蚯蚓給我們吃。」

「他叫甚麼名字？」

「他叫本納爾大哥！」魚國的老百姓們搶着報告。

魚王擺了幾下尾巴，才說：

「他是我國的大恩人，我們得好好謝他一下！」於是，便喊了一尾大肚魚來，首先命令牠把一顆很大的金剛鑽吞下，然後又命令牠去咬住本納爾大哥的魚鉤，並且讓自已給他抓牢。

在海邊，本納爾大哥仍舊在釣魚。忽然，他覺得浮子動了動，彷彿有尾大魚在跟他拔河似的。這樣，他就用力往上一拉。嘿！他吃了一驚，一尾肥大的魚被鉤着。他高興極了，七年來頭一次釣得魚，而且是這麼大的一尾。他立刻提着魚回家，向他老婆說：「我抓到了一尾大魚，但是我們不要吃牠，你快些去弄一些蚯蚓來吧！」

「爲甚麼呢？爲了慶祝你釣着了魚，我準備替你燒一道美味的紅燒魚。」他的老婆回答。

「別多嘴了，你依着我的話去做就是了，將來我們定會有好日子過的！」本納爾大哥說。

他拿蚯蚓餵飽了魚之後，又把魚放在提籃裡，便離家到海邊去。

一路上，他不時向籃子張望，怕魚兒跳出來。然而，甚麼事也沒發生，他平安地走到了海邊——平時他釣魚的地方。他坐在那裡的一塊岩石上等着、等着，誰也不知道他等些甚麼？

過了大半天，有一艘大帆船從海岸掠過。本納爾大哥一看，就跳起身來朝帆船呼叫。等到船上的水手聽到他的喊聲，把船駛近海岸的時候，本納爾大哥已把嗓子喊啞了。

水手們問道：「喂！你喊我們來，有什麼事嗎？」

本納爾大哥沙啞着聲音回答：「我有一尾大魚，我和我老婆吃不了，想把他進貢給阿拉斯本達斯國王，求你們幫幫忙，替我帶了去吧！」

「好吧，你用釣竿把提籃遞過來！」水手們說。

本納爾大哥還不放心，又接着說：「請你們稟告國王，這是海邊的老漁夫本納爾大哥進的貢。並請你們特別說明，我是個窮苦的打漁人，沒有好禮物獻給國王陛下。」

帆船在海上走了三天三夜，到了阿拉斯本達斯國王的京城。國王十分富有，府庫中有的是黃金和白銀。那時，他正和羣臣在商議國事，一個水手提着籃子到金鑾殿前來求見。

國王撚着鬍子問道：「你來

幹什麼？」

水手回答：「我叫斯地亞，打從青天國來，是受一個叫本納爾大哥的漁夫之托，特來進貢這尾魚的。」

國王叫人收下了這尾魚，心想：「別的東西却不進貢，偏偏要獻一尾魚，難道我國還會缺魚？……也許，這是上帝的旨意也。他不動聲色，暗暗吩咐廚子把魚剖開，魚肚裡那顆大鑽石跳了出來，閃閃爍爍的發亮，把國王弄得目瞪口呆。於是，他就愈加相信自己剛才那種見解了——這是一尾神魚。他趕忙把金剛鑽洗淨，然後把水手找來。

國王興奮地說：「喂！那尾魚我收下了。現在我想賞賜一些東西給那位漁夫。」這時，宮女們就扛來七個大箱子，裝着白米、衣料、金銀、珠寶，還有許多貴重的東西。那個水手也很誠實，把國王的賞賜都如數交給本納爾大哥。

本納爾大哥無端發了橫財，就不再當漁夫了。他買田地，蓋房子，養了許多牲畜和家畜，成爲一個大富翁了。

本納爾大哥的國家的國王是一個暴君，當他聽到本納爾大哥發了橫財，便命令士兵把本納爾大哥抓來，喝問：「喂！老頭兒，你那麼許多財產是那兒弄來的？誰都知道你從前是一個貧窮的

漁夫！」

本納爾大哥顫抖着回答道：「陛下，是……全都是阿拉斯本達斯國王賞賜的。」

國王心生一計，說：「我從前曾派人去阿拉斯本達斯買十萬枚針，半路沉了船，針都掉在海底了。你既然有這麼大的本事，現在我派你去把那十萬枚針給我檢回來，不然，我就要叫你的頭也沉在海底。」

本納爾大哥驚慌失措，失魂地走到海邊——過去他每天釣魚的地方，坐在岩石上抱頭痛哭。

在海面來往巡邏的海龜見了，立刻警告魚王。於是，魚王連忙親自浮上海面，查問這個良善的漁夫。他聽了本納爾大哥訴說之後，就安慰道：「本納爾大哥，快別哭了，我會幫忙的！」

魚王命令全體老百姓都去找尋海底的針，沒有一天，十萬枚針全都找到了。

本納爾大哥帶着十萬枚針，趕緊去拜見國王。這時，國王見了心裡雖不高興，但表面上仍嘉獎了幾句。不過，他又命令本納爾大哥去幹一件簡直不可能的差事：到印度洋中尋找一把青色的寶劍——那是國王的祖先出征海外時不慎失落的。

印度洋那麼遼闊，又那麼深，本納爾大哥再有天大本事，也辦不了這件事。他只好又像上回

一樣，到海邊失聲大哭。魚王又來了，問明原因後說：「啊！僅僅是這件小事，那你用不着哭。我知道那把寶劍在甚麼地方，因爲一條鱷魚看了覺得好玩，把它藏起來了。現在你來吧，騎在我的百姓的身上，跟着我下海去，一同去拿寶劍好了！」

本納爾大哥騎在好幾百尾魚聯結成的「轎子」上，在海中疾行着。不一會，找到了那條鱷魚，國王就說：「這人是來討還那把青色的寶劍的，是那兇暴的國王叫他來的。」

人們都說鱷魚跟鯊魚一樣可怕，但他却比暴君好得多。他同情本納爾大哥，立即就把寶劍拿了出來，並且說：「請你告訴那個國王，說我希望他下星期二來海裡玩玩，我要用盛大的儀式來歡迎他。」

本納爾大哥歡天喜地的帶了寶劍上岸回家，換上一身嶄新的衣裳——黑色的綢衣和紅地黃花的紗籠，立刻上宮庭去。國王賞了本納爾大哥一些貴重的禮物，心想：「據說這把劍很有魔力，日後不怕這漁夫的財產弄不到我手裡！」

到了下星期二，是國王到海裡巡遊的日子。國王後面跟隨了一大羣的侍臣和衛士，左右張着黃羅傘蓋，前後奏着琵琶笛笛，十分熱鬧。本納爾大哥也跟了去

，因爲他現在已經是受人敬重的長老了。

到了海邊，國王剛把右腳踏進海水中時，鱷魚出其不意地咬住他的脚，把他拖進水晶宮，他想喊救命已來不及。這時大家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本納爾大哥覺得難過，悄悄地跑回家去。然而，全國的人都很高興，因爲兇惡的暴君已經死了。但是國家沒有國王來治理是不行的，全國的人都屬意本納爾大哥，希望他能出來秉政。宰相就到本納爾大哥家中，向他說：「現在暴君已死，全國的人擁戴你作國王，請你立刻登位吧！」

宰相的話把本納爾大哥弄得莫名其妙，他只當宰相在開玩笑。不久大羣的人來了，逼他非要作國王不可，他無法推辭，只好答應。於是，這個善良而正直的漁夫，在歡呼聲中作了國王。

●「本納爾」(Benar)：馬來語，意即「正直無誤」，此處是雙關語。

●「阿拉斯本達斯」(Aali Pentas)：地名，在蘇島北部亞齊州境內，是阿拉斯民族(Asas)聚居地。

●「斯地亞」(Setia)：馬來語，意即「忠實」。

●「青天國」：意指遙遠的某國。

劉士木先生是南洋研究的首倡者，畢生致力南洋文化研究，鼓吹通人努力從事，披進後學繼往開來，不避艱難，一往直前，安貧樂道，至死靡他，實在是值得吾人景仰崇拜。

劉士木，名子樞，別號黑水村人，嘉應州興寧人。他生於公元一八八九年，如

果他還健在的話，今年也六十九歲了。他十四歲的時候，就隻身離鄉入黃埔軍校，但不久又離校遠遊，先後到爪哇及蘇門答臘執教，曾任蘇門答臘民禮中華學校校長，又在棉蘭任報社編輯，從此便致力於南洋研究。

後來，他轉赴東洋深造，進了日本大學。該校設有南洋羣島研究科，專家既多，資料豐富，在學問上奠定了基礎。

一九二六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設海外部，因他熟於南洋情形，被聘為秘書。但就職不到三個月，因志趣不合，又回到上海，仍做他的搜集資料工作。

他的抱負，一直

懷

劉

士

木

先

生

由劉氏審訂。

八一三戰事發生的第二年，他携着他的夫人和子女，又回到了南洋，但他的藏書已所餘無幾。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二年，仍繼續他的文化事業，任檳城鍾靈中學圖書館主任。他又重新搜集資料，購置圖書，後來由於日軍的佔領，大部份復告散失。光復後，他組織南洋學會，並被選為主席。該會出版的「南洋學報」，中西文合璧，頗為國際重視。

他一生愛書如命，珍視文物不遺餘力。一九五〇年十月臨終的早晨，還催促他的夫人，急電星檳報社職員某君，速到他的寓所，和他討論出版事情。經他夫人探詢，才知道馬來亞週刊將刊行有關南洋問題的文字，劉先生已答應他們借給資料。

說到他的生觀，一向都很積極，在病中似不感痛苦，對來訪或函候友人，他往往用病勢不重，日漸好轉的話來回答。不過暗地裏，他却像很知道生命不長，為日無多，要趕緊完成未竟工作。有時氣喘力乏，還是力疾支持，不斷地吩咐兒女代他檢出各種書報，分類處置。

當他病到最危急的時候，才熱淚盈眶，表示內心的無限遺憾。他環顧四圍書報，表示他留戀於他的未竟工作。他臨

終還說：「我為著書而死，為文化而犧牲。」

在他死後第二年的一月九日，星洲文化界人士為了紀念他，特地集會追悼，備極哀榮。他的夫人在追悼會中曾有述及：「劉先生的著作，除了已出版者外，未出版的還有南洋遊記、日本南進文獻彙編、中國南洋文獻、檳城漫記、南洋問題研究、爪哇故事集等。因為經費無法籌措，這些書不能在他逝世前出版。」

以上各種著作，都對南洋文化極有貢獻，而竟無法問世，這應該是文化界的損失，也不免令人引為遺憾啊！

今天劉先生的墓木已拱，在回憶之餘，不能不寄望於當地的文化界和劉先生的生前知友，予以特別注意，勿令這些心血結晶，任其散佚。在劉氏彌留之際，尚戀戀於他之未竟工作，倘這些遺著不獲印行，又將何以安慰劉氏於地下？

昔賢已邈，典型猶在，所望繼起有人，聞風興起，發揚光大，端有賴於將來。

劉福如

到一九二七年國立暨南大學校長鄭洪年聘請他為南洋文化事業部主任，才開始獲得施展的機會。南洋文化事業部成立後，他便主編「南洋研究」期刊，又為該部羅致了不少對南洋有研究的人才，編譯專書，蔚為巨觀，使國人對於南洋獲得明確的認識。

關於他個人的著作，除零星由各大報及著名雜誌發表者外，單行出版的也很多，計有：

- 一 日本之南洋生命線
- 二 日本南進
- 三 南洋的霸者
- 四 南洋荷屬東印度之實業、教育、移民政策
- 五 南洋概要
- 六 南洋各殖民地立法制度（與宋英仇合編）
- 七 暹羅民商法（與宋英仇合編）
- 八 移民政策

另外與徐之圭及顧因明合編的，還有「華僑概觀」、「博物奇觀」等。當時凡國內出版關於南洋的書籍，在未出版以前，多

談 愛 情

· 寔靖 序 ·

愛是幸福的泉源，是一切人生活動的原動力，它使生命安定而不徬徨，它支持着生命忍受一切狂風暴雨的打擊。愛，像翡翠色天空中一縷金色的陽光，它溫柔的沉醉了綻開的心蕾，使堅冰溶化，使枯樹生青，使絕望的復活，萎靡的振作，凶頑的變為柔和。在愛的照耀下，欣喜像一股汨汨的清流，注滿心池。愛在你的心中，比一切財產更富有，比一切權勢更有權威；生命裡沒有愛情，人生像冬日陰霾的天空，舉目是寒冷空虛，和難以忍受的漫漫長夜，心靈逐漸乾縮，生命逐漸乾縮。

愛是心靈的合一，是精神的溶解。激起愛情，也許需要現實的條件；但愛情發生後，真正繫住你的愛情的，不是美貌、青春、財富、權勢，

而是對方的思想、情緒、意志，以及一切精神的活動。美貌、青春，固可激起一剎那的傾心，但僅以此單純膚淺的愛悅，本不足繫住那飄蕩的心弦，更何況春光老去，紅顏衰減的時候，難免落入「玉容憔悴三年，誰復論管絃」的哀傷裡。我常常研究為甚麼有些美的女人容易受男人遺棄，為甚麼有些醜的女人永不會為男人遺棄。這是值得女人檢討的。

男人也許說，某人有內在美。但內在美指甚麼呢？一般的說，內在美指道德、智慧、教養。但這只是一個廣泛的原則，女性本身必須有些地方使男人迷惑的。我想單靠肉體上的一些曲綫，不會如此有魔力的，因為物質的愛悅，常是叫人喜新厭舊。關於這一點，我們不能單責怪男人，這是人類的通病，千年如一日的的生活，呆板不變的神情，久了總會使人不能忍受的。你要設法使他對你永遠保持新鮮活潑的感覺，你要有多變的風情，你要使自己不要和日日前進的社會脫解，成為一件家庭陳舊的古董。

常聽人說，男人要求於女人的是：「在家是主婦，出門是貴婦，上床是蕩婦。」我想這不是苛求，這是一個女人應具備的條件。在家當然負起主婦的責任；在外面交際，當然要保持本身的尊嚴、端莊、安靜。至於蕩婦這點，我不知男人怎麼想，但我相信一個健全的人，是不能沒有熱情的。

關於這點，我想最好是舉幾個例子來作一說明：

白郎德夏綠蒂的筆下，描寫出讓羅奧斯特朗神魂嚮往的簡愛並不美，但她有燃燒的個性。她外表溫柔，內心剛毅；她內心保留着她神秘的小

天地，有些地方使人了解，但有些地方又使人不了解她。

左拉筆下的娜娜，是一個使男人傾家蕩產，至死迷戀的蕩婦。我想她的美麗，也並不是主要的條件。美只是像花的顏色與芬芳，只在初時的引誘。她使人愛的地方，在她瘋狂的熱情，在她心地坦率，而又有那些小聰明，小狡詐。

安娜卡列妮娜悲慘的遭遇，是由於她性格上的矛盾，心情的狹窄，小氣，疑妬。

由此足以證明：青春不可靠，美貌不足恃。夫婦間要求得內心深處的永久和諧，必須將兩顆陌生的心溶解交換，而使「你的心裡有我，我的心裡有你」。每一聲心弦的顫動，每一絲心波的漣漪，都可在對方的心裡獲得回響。

我們既知道，必須覓致靈魂、人格優美的和諧，然而在不同環境生長的陌生男女，以短時間的愛悅，以婚姻方式連結在一起，不同的血統，不同的個性，不同的生活習慣，都將隨激情的消滅，而增加一些砥觸。於是有人說：「結婚是愛情的墳墓。」這是錯誤的結果，這是錯誤的評論。實際上，愛情如醇酒，愈久愈芬芳，絕不會因兩性密切的結合而消滅。愛能培養忍耐與諒解。「忍」，這是幸福婚姻不可少的因素。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優點與缺點，一開始你應將視線擬注於對方的優點中，你才能越來越尋到更深的美好。這時，他些微的缺點，必將在優點的光輝中逐漸隱去。愛是幸福的泉源，婚姻是愛情的溫室；沒有愛情的婚姻是地獄。但離婚也是生命永久的創傷。我們不能讓夫婦關係隨自己任性聽其自然的發展下去。愛情不是野生的奇葩，而是要勤力灌溉，小心培育的花朵啊！



成人的童話

馬亞來

母鷄和蛋

話說某地一家破落戶，由於三個月付不出房租，被房東趕了出來。當他離開的時候，也許是過於忙亂，忘記帶走僅有的一隻母鷄。跟着，這座房子租給一個家畜專家，他發現那隻母鷄在門外徘徊，對一切投射着陌生的眼光，於是問道：

「母鷄，你想進來找尋甚麼，是嗎？」

「這裡原是我的故居，現在你搬來了！」母鷄感慨的說。

「你的主人搬走了，怎麼你還留在這裡？」

「想是主人遺忘了我！」母鷄顯得很沮喪。

「你大概很想念你的主人，我可以帶你去找尋他的。」

母鷄嘆了一口氣，哀怨的道：

「可是，主人養不起我。」

「怎麼，你的主人會養不起你？」新房客有點不相信似的。

「是的，他的環境很不好，不過待我還算不壞。」母鷄頓了一頓，又說：「只是小主人時常打我，罵我，嫌我的蛋生得太小。你想，我沒有米吃，僅能吃些小蟲，怎會生出大的蛋來？」

「豈有此理，」新房客很是氣憤，並問道：「你現在有甚麼打算，要到那裡去呢？」

「我沒有打算，不知要到那裡去好！」母鷄失了主意。

新房客大發慈悲，就說：

「那麼，你住在我這裡好了！」

「這怎麼可以！」母鷄倒客氣起來。

「你放心，我不會虐待你的！」新房客拍心担保說：「大概你還不知道我是甚麼人？」

母鷄搖了搖頭。

「我是個家畜專家，」新房客作着自我介紹：「對於你和馬牛羊豬狗的習性，曾經用心作過一番研究。我還到過外國留學，有一連串的學士、碩士、博士的銜頭，現在租下這座房子及附近的廣場，就是要實驗我的學問。我對於家畜的態度，從來是主張提高到與人同等待遇，無分彼此，不計高低……我看你的樣子很聰明，大有前途，有意把你栽培成材，你就住下來吧！」

母鷄被這番話所打動，忙說：

「謝謝，打擾你啦！」

從此，母鷄有了新主人，吃的是滋養豐富的食料，住的是溫暖舒適的房子。而他也沒有辜負新主人的好心，天天生蛋，每個蛋都是又大又好。這樣一來，新主人對他更是愛護備至，且時以好言安慰他道：

「你的蛋含有維他命極多，超出了普通雞蛋的分量，我化驗過了。」

「你天天生蛋太辛苦了，休息休息吧！」

這些親切的話語，使得母鷄感激涕零，不知應該如何圖報才好？

但是，無情的歲月，帶走了母鷄的青春，現在牠已到暮年邊緣，不再有蛋生了。

這時候，新主人的臉色很難看，常常指着母鷄罵道：

「你的食量這麼大，一把米半天就光了。」

「你不能生蛋了，宰了你也不好吃。」

有一天，新主人和太太吵了架，心裡不痛快，便拿母鷄來出氣：

「你究竟打算怎麼樣，難道要我養你一輩子不成？」

母鷄紅着臉，默默不語。

「你不過是我家的寄客，為你的老年着想，最好去另尋門路。」

母鷄哭起來了：

「我生蛋的時候，你給我吃得好，住得好，還用好言安慰我，現在……」

「你生蛋，我得到維他命；你為我盡義務，我就給你權利。現在你能做甚麼，你就只會坐着吃米。」新主人振振有詞，說得口沫四飛。

「你不能如此勢利，你忘記我曾經為你盡力生過蛋。」母鷄在哀求着。

「哼！我不勢利還能過活嗎？」新主人直在冷笑。

「你自稱是個家畜專家，你說過你對家畜一視同仁，無分彼此呀！」

「專家是賺錢招牌，家畜是給人發財，你懂？不必多說廢話，你今天就滾！滾！」

新主人下令驅逐之後，母鷄有苦說不出，垂淚走了。

貓狗之爭

貓和狗同時在街上發現一塊肥肉，雙方都搶前爭食，就吵起來了。

正在這時，前面來了小鴨警察，雙方請他處理。小鴨警察提出一個折衷辦法，把肥肉分了息事。貓表示贊成，但狗反對。狗說：

「這應該由法律解決，我們打官司去。」

貓也不甘示弱，答應同去。但彼此都存戒心，怕肥肉被誰吃掉，就交小鴨警察帶上法庭去。

到法庭去，貓和狗各懷鬼胎。貓認為：假使官司打敗，不能獨佔肥肉，結果也是平分一塊，這是有贏無輸。狗的打算：烏鴉法官是我的近鄰，在地方上還須仰我鼻息，今天這場官司，他怎能不賣我的賬呢？

法庭上，烏鴉法官前天患了流行性感官，至

今精神不大好。但他聽說是地方上顯要狗的案件，於是抱病出庭，不敢怠慢。

審問開始之後，雙方都說「我先看到」，爭吵不休。

「靜！靜！靜！」烏鴉法官敲着驚堂木喝道：「現在根據最高法理，有三個問題要加探究，誰的理由充分，誰就勝訴。」說後瞟了狗一眼。

「好！好！好！」這一下，狗就興奮起來。貓摸不着頭腦，呆在一邊不作聲。

「第一，你們的嗅覺是誰最敏銳？」
「法官，我的嗅覺不差，家裡的東西有甚麼變動，每次都是我最先發覺。」貓說。

「法官，我的來頭是獵狗。你用常識判斷，世界上嗅覺最靈敏的動物，除了獵狗以外，還有誰呢？」狗對法官說話，眼睛却斜視着貓。

「第二，你們的本領是誰最好？」

「法官，我吃下過無數老鼠，而且是運用科學吃法，使老鼠毫無痛苦，彷彿做夢。」貓說。

「法官，我在前天咬死了三頭山豬，費時僅廿分鐘。」狗舉出事實來作證明。

「第三，你們的勢力是誰最大？」

「法官，我的勢力很大，主要的是我有大把鈔票。」貓清了一下嗓子，才說。

「法官，我的勢力更大，因為我有手槍。」狗的聲音很洪亮。

三分鐘過後，烏鴉法官又敲着驚堂木了：
「聽！聽！聽！現在判決了：第一嗅覺問題，根據民法第一千零一條，嗅覺尖銳即在精神上發現並佔據某種事物。貓狗嗅覺靈活，天下無匹，此點無法可分軒輊。第二本領問題，根據法官裁定，狗比貓強。第三勢力問題，貓雖有鈔票，但狗的手槍更可怕。基於上述，本法官判決肥肉歸狗享有，即時發還。」

「謝謝法官！」狗得意的接收了肥肉。

貓着急起來，他竟是一口也吃不到了。

「法官！你這應判決不公平。」貓提抗議。

「甚麼？你敢反對法官！反對法官就是藐視法律，藐視法律就是目無國家，目無國家就是背叛了黨，背叛了黨就是反革命。根據刑法第十八條，反革命份子，初犯處十年勞動改造，再犯處無期徒刑。現在你是初犯，來，把貓送去集中營，處十年勞動改造。」烏鴉法官執法如山，滿臉殺氣。

「法官！你，你，你……」貓昏過去了。

「你再多嘴，就判你無期徒刑。退堂！」
法庭門口，狗撕下肥肉一小片，滿臉帶笑的對烏鴉法官說：

「這是一點小意思！」

「太客氣啦！」烏鴉法官在笑聲中推辭，又在笑聲中接納。

鱷魚與人

在深夜的海洋上，一艘大輪船迷失了航線，而致觸礁沉沒。近千的乘客，只有一隻救生艇來得及裝滿了人，其他的一概隨波而去。

在盲目的漂流中，艇上的人一致向天祈禱，為生命祝福，期望天亮以後遇救。

終於時間跟流水同去，天亮了。艇上的人看見東方現出魚肚色，正想辨別方向，不料一頭鱷魚就在艇前浮了上來。

「早安，人！」鱷魚張開嘴吧笑着。

看着鱷魚的大嘴吧，大牙齒，艇上的人嚇得唇青面白，扭作一團。還是一個水手有點胆量，他站起來向鱷魚求情。

「鱷魚老爺，請你可憐可憐我們，放給我們一條生路吧！」

「這打那兒說起，我是從來不吃人的，人對我完全誤會……」

「是，是……」

「這誤會太深了，使我和人之間十分隔膜，毫無感情。其實，我不過吃些小魚充飢而已。」

「是，是……」

「如果有人能了解我，那我就願和人交個朋友，我可以盡力幫助人。」鱷魚的態度非常慈祥。

「是，是……」水手好像奉命而答。

艇上的人恭聽着，一塊石在心頭給拿下了。

「現在海上的風浪太大，請諸位到我肚裡來避一避，同時我可以送大家登陸呀！」鱷魚說着，嘴吧張得更大。

「我們這麼多的人，你的肚皮如何容納得下？」水手尚未開口，另一個人搶先說着。

「請放心，我每次吃下的小魚，積在肚裏，比你們的艇子還要大得多，快進來吧！」

艇上的人面面相覷，躊躇不決。

「爲了方便，就把艇子也划進來好了！」
在無可奈何中，艇子划進了鱷魚肚裡。因爲人怕黑暗，鱷魚就不閉口，讓一線陽光照進去。到了黃昏時候，鱷魚覺得和人開的玩笑可以結束了，於是停下來說：

「人，出來！」

「陸地到了嗎？鱷魚老爺！」人間。

「沒有陸地。」

「有什麼事嗎？」

「我要你們出來，就立即給我滾出。」鱷魚的聲音變得很粗暴了。

艇子划了出來，人弄得摸不着頭腦。

「你們把衣服都剝下來！」鱷魚命令式的。

「這是爲甚麼呀？鱷魚老爺！」

「我要吃人肉，你們的衣服太髒，上面沾了細菌，會使我害病的。」

「啊！啊！你不是說要和人親善友好嗎？」

「傻子，我不過隨便說說而已，因爲我不能光吃小魚過活，何況人肉的營養價值大些。」

這些劫後餘生的人，個個目瞪口呆，手脚都僵硬了。

鱷魚見人不聽話，火性一起，就連人帶衣服都囫圇地吞下去了。

濁流 亮刃

一
新加坡河緩緩地流向海洋，
像一隻猛獸負了創傷。

滿載的大船行駛在她身上，
污臭不斷地發自她的身旁。

她見過多少個恐怖的黑夜，
更會迎接無數個美好黎明。

她把乳汁哺育着數不清的兒女，
也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艱辛。

二

曾經有這麼一個時期，
億萬無辜生靈遭受塗炭。

倔強的新加坡河發出嘆息，
但她不作弱者的呻吟。

一千四百多個日子，
法西斯的飛機大炮盤繞在她頭頂。

憤怒使悲哀化爲力量，
新加坡河祇盡了身上的創傷。

三

捱過了苦難的夜晚，
人們又迎接重昇的陽光。

奈何苦難之後又是苦難，
幸福之影仍然一片茫茫。

新加坡河把臉兒埋進創傷的胸膛，
她渴望有一天把黑暗世界埋葬。

四

新加坡河緩緩地流向海洋，
像一隻猛獸負了創傷。

血淚滲進她的身上，
苦難和不幸圍繞着她身旁。

黑色的濁流永懷着愛與恨，
希望的光亮仍閃爍在心房……

雨夜 浪客

夢迴已是三更，
聽窗外雨打芭蕉，
淅瀝、淅瀝……
無休止而寂寞。

遠處的荒雞在唱，
雨依然下着、下着……
彷彿是悽惋的鄉音，
反覆地訴與旅人：

故鄉是個苦難的海，
千萬人在死亡線上掙扎。

輓歌 高青

烏鴉淒愴地在枯樹悲鳴，
那聲音就像斷腸的輓歌。

風雨無情地侵襲着矮牆，
給憔悴的皺臉添上了一行行淚痕。

腦海裡隱現着他生前的神氣，
夕陽的緋紅如壽木一般令人惋惜。

遺像上印着一條條生活的鞭痕，
那雙失去光彩的眼睛顯得多麼憂鬱。

啊！想是爲着一家大小的生活而發愁，
他帶着未了的關切而合上了眼皮。

頑童 為之

草地上，有兩個孩子，
扭，扭，扭成一團，
我覆着你，你壓着我，
緊咬着牙，強忍着痛。

前面走來一個大人，
他响雷地吆喝一聲；
那兩個小頑皮，
驚惶的鬆開了手。

不一會，大人跑開了，
你又做着怪臉，
我又圓瞪着眼，
再次的扭成一團。

舊曆新年習俗談

·唐人·

陽曆新年剛過，接着又是陰曆新年到了。

我們中國人，不論是安居故土或僑居異邦，每逢過陰曆新年，實在此過陽曆新年要熱鬧得多。也可以說，過陽曆新年，只是「奉行故事」；而過陰曆新年，才合是「普天同慶」，家家戶戶，男男女女，莫不充滿了歡樂的氣氛。

在傳統的習俗上，獻歲新春，一切都得有除舊更新的表示。新的打扮，新的佈置，新的期望，新的……，來迎接新的日子。

平日喜歡舞文弄墨的人，在元旦早上，就會裁了紅箋，寫上「元旦書紅，萬事亨通」，貼於座右或門壁上，取個吉利。

那些普通人家，到了舊曆的歲尾年頭，牆上多半貼滿了「富貴壽考」，「百子千孫」的年畫，也是含有祥瑞之意。

拜年是舊曆新年一個不可少的節目。你到我家裡，我到你家裡，來來往往，笑笑呵呵，一時好不熱鬧！

通常，在拜年時說的一句話，就是：

「恭喜發財！」

拜年不忘發財，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普遍現象。因為發了財，自然就是有了錢。「有錢可使鬼推磨」，而且「錢可通神」，一切無問題，一切得心應手。

基於此，我也不能免俗，要在這裡說一句：

「恭喜發財！」

這是千百年來的習俗，元旦的一舉一動，都要表示迎春接福的意思。因此，在中國民間，便有許多禁忌。

①不洒掃——表示聚財。

②不汲水，不乞火——表示水火不求人。

③不號哭，不怒罵——表示一團和氣。

④不動刀剪針線——表示避兇趨吉。

⑤不遠行，不外宿——表示骨肉團圓。

粵閩一帶，元旦多素食，初二

開年才動暈。新年食物都很講究，生蜆、蠔鼓、生鯉、髮菜，在這幾天都供不應求。蜆與「顯」同音，取顯達之意；蜆開口成雙，其中有肉，可以作「雙倍利錢」。蠔鼓與「好市」同音，生鯉與「生理」同音，髮菜與「發財」同音，都是取其口頭上的吉利。

依照古老的傳說，舊曆新年開始的頭十天，每天都象徵着一種生物。

初一是雞日。

初二是狗日。

初三為豬日。

初四是羊日。

初五是牛日。

初六是馬日。

初七是人日。

初八是穀日。

初九是蠶日。

初十是麥日。

以上各日，自然是人日最爲重要。據說，人日是圓顛方趾的人的公衆誕辰，人人都得慶祝一番。至於慶祝的方式，是在這日煮食「七寶湯」，還有剪綵爲人，貼於屏風

或插於頭上，來表示祥瑞的。

從元旦到初四，可說是狂歡節，市面多停業休息，人們也各尋自己喜歡的娛樂。到了初五，方才正式開始一年的工作，恢復常態。尤其是商界，相傳初五是路頭神誕辰，特別看得隆重。初五的前晚，店東宴請全體夥伴，這叫做路頭神酒或利市酒。依舊日商場的習慣，凡是賬目造報，夥伴去留，以及本年的經營計劃，都是在飲路頭神酒時才決定的。饌中必備雞一隻，將雞頭對着要辭退的夥伴，或由店東夾雞肉相敬，這就是示意他自動辭職，另謀高就。所以，這隻雞便叫做「無情雞」。夥伴們到了吃「無情雞」的那一天，心裡總會七上八下，害怕頭路什街的。

幾天的狂歡過後，還有一個熱鬧的日子，便是燈節，也叫做元宵節。

燈節之夜一到，明月當頭，花燈雜陳，鑼鼓聲喧，歡聲雷動。如果天不作美，遇到陰雨，當然就不免掃興。陸放翁有「微雨惱燈期」的詩句，可知他遇過微雨的燈節，心裡很不痛快。

過了燈節，舊曆新年的節目就完了，那又是另一番的景象。

癡 = 情 = 男 = 人

• 樺 黃 •

在我所見過的男人中間，能夠爲一個女人而守身的，李秀泉世伯恐怕是唯一的例子了。

當我還是個大孩子的時候，已經聽到過李世伯的戀愛故事了。不過我那時對他很少同情，我覺得他簡直是愚昧的。可是等到我和他見面以後，立刻發覺他有一種獨特的氣質——一種自信、固執而忠誠的氣質。

李世伯那時已經六十多歲了，獨自住在一所很大的宅院裡。這所宅院有好幾畝地，包括一大片有樹木和花草的大園子，裡面有假山、池子和亭台。這是他祖上遺留下來的。

李世伯身形瘦長，鬢髮斑白，然而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得出他是個睿智而儷儷的人。我相信在他年輕的時候，一定是個英俊的少年，博得過無數少女的好感。只是他的那種天生的偏執性格，使她們失望罷了。

我們坐在一起談話的時候，我始終被他的風度和言詞所吸引。他的一顰一笑，都洋溢着才華。想起當年的他，我心裡就有一種說不出的遺憾。

x
x
x

李世伯的家庭是一個望族。在他求學的年齡，家裡還很興旺，大宅院住滿了人。他的父親，曾經做過官，但因天性不愛酬酢，很早就退休了。

那時候，他家裡很富有，僱着一大羣傭人，有看門的，有園丁，有廚子，有總管，還有每個人專用的傭人。

服伺李世伯祖母的那個丫頭，年紀很輕，長得也很漂亮。據我父親對我說，像她那樣美貌的女人是很少見的。她渾身都俏，只要她向男人望一眼，就能把這個人吸引過去。

李世伯雖然是家裡的少主，可是却暗戀着這個丫頭，只是礙於主僕之間的那一點尊卑，使他不敢作表示。有時，他們兩個人在一起，而旁邊沒有第三者在場，他們就會用眉目傳情，彼此都有愛戀的印象，卻沒有勇氣說出來。

李世伯家裡的幾個年輕的男傭人，也在暗戀着這個丫頭，尤其是管賬的和服侍李世伯的父親的。他們私下裡常常爲各種細小的事爭吵，實際都是爲了妒忌。其中有幾次，他們在喝醉酒以後，就在花園盡頭的小屋裏打成一團，彼此都受了傷。

李世伯的父親猜中了衝突的原因，開始有點煩惱，因爲萬一在家庭裡出了甚麼不名譽的事情，對他們的面子是有損害的。於是，他就對李世伯的母親說：

「這幾天，我看見阿承和管賬的又打架了。不用說，我知道他們爲的是阿鳳。」

「是啊，」李世伯的母親說：「阿鳳今年二十歲了，也該替她配親了。」

「誰都看中阿鳳，你說究竟許給誰好呢？」

「在傭人當中，管賬的多認識幾個字，將來辦法多一點，我看不如把阿鳳許給他吧！」

李世伯的父親對服侍自己的阿承有些偏愛，說道：

「照我看來，管賬的還不及阿承可靠，而且年紀也很相當。」

在三十四年前，男人在家庭中的事務權力比現在大得多，因此，李世伯的父親很容易決定這件事。後來，當他把這個決定告訴阿承的那一天，他感激得撲咯一下，跪在地上，說道：

「老爺，我多謝你的恩惠，我這一生都感激你不盡了。」

「不過，」李世伯的父親說：「我不知道阿鳳的意思怎麼樣。如果她也答應，這件事才算是正式決定了。」

李世伯的父親把阿鳳招來詢問的時候，她驚訝得只是哭，却不說願意不願意。李世伯的父親看到這種情形，以爲女人在激動之下，哭是一種當然現象，把它視作默認。而他全然沒有明白，她還有說不出的苦衷。

這一年，李世伯本來是要回來渡假的，但因為規定要做實習的工作，所以沒有時間回家。但在這同時，家裡正在發生變遷，阿承和阿鳳之間的婚事，已在密鑼緊鼓地進行了。

阿鳳在秋天裡結了婚，李世伯的父親看着他們已經成了家，就叫

他們搬到附近的田莊上去住，還給了他們幾畝田。從這以後，他們就正式脫離了李家。

阿鳳當初因為少主沒有回來替她說話，自己又沒有胆量說出口，大錯就給糊裡糊塗鑄成了。她在結婚以後，心裡很委屈，一有機會就痛哭一場。她的丈夫以為她愛上管賬的而不滿自己，日後還為這件事折磨她。

× × ×

冬天，這個灰色的冬天，李世伯從學校裡回家，聽說阿鳳已經嫁了人，幾乎傷心得要發狂了。他原先以為事情決不如此驟然，而且阿鳳也多少能明白自己的心意的。却不料這種錯誤的想法，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李世伯本來是個拘謹的人，但到這時也顧不得一切了。他跑去責備他的父親，說他不該逼着阿鳳嫁人，家裡的男傭人沒有一個能配得上她。

李世伯的父親突然明白過來，知道自己兒子也愛上阿鳳。想起阿鳳當初不肯作正面答覆，也就是為的這個原因。不過他心裡却不可以為然，他說：

「這是很荒唐的，秀泉。阿鳳雖然長得不錯，可是她畢竟是一個下女。如果你同她結婚，非但人家會當成笑話，就是連我也不會贊成的。」

他們父子之間起了一番衝突，

可是沒有結果。但李世伯表示得非常堅決，他的婚事從此錯過了，除了阿鳳外，他不會與別的女人結婚的。

當李世伯去探望阿鳳的時候，她已經鬱抑成病了。她變得又黃又瘦，彷彿像增加了十歲年紀似的。但阿鳳現在已經變得很老成了，少女時代的那種害羞的感覺已經不存在了。

李世伯到她家裡去時，她的丈夫正在田裡工作。阿鳳一把抓住李世伯，半晌說不出話，只是激動得哭了起來。

「阿鳳，你明知我是很愛你的，為甚麼不反對這樁婚事呢？」李世伯一見面就埋怨起來。

「你為甚麼不回來啊？老爺替我作了主，我還能說甚麼呢！」她說。

「唉！事情變得真快！」李世伯在她們那間草屋裡坐下時，心裡紊亂到極點，不知道事情應該如何處理。他望着阿鳳哭泣的臉，一陣陣地歎息着。

「少爺，我老以為你要對老爺提這件事的，可是你一直都沒有提過。這年夏天，我等着你回來替我說幾句話，你又不回來！」阿鳳哭泣着說。

「我沒有想到事情會決定的這麼快呀！」

「你該想到的，你家裏的男傭人那麼多，天天都在鬧我！」

「你該通知我呀！」

「你知道我讀書不多，不會寫

信的。」

李世伯想到已被鑄成的錯誤，愈想愈悲痛。他說：

「阿鳳，你說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甚麼都完了，少爺。我現在只能等自己老去。」

「不，不，阿鳳，我們還得想想辦法。」

「少爺，你是說，說我們還能——」

「沒有關係，我不在乎你嫁過人。」

阿鳳大聲哭起來，嚷道：

「我恨！我恨！」

阿鳳的丈夫從田裡回來，看見阿鳳倒在一個男人的懷裡，以為是管賬的人，便一把將他拉開，正待動手的時候，他認出是少主，便大為吃驚，忙陪禮道：

「真對不起，原來是少爺。」這時，阿鳳倒在床上，掩面哭泣。李世伯呆呆地站在那裡，說不出話來了。

阿承到此才明白過來，原來少爺也愛上了阿鳳。想起阿鳳婚前的推阻和婚後的冷淡，全是為的這個原因。

「少爺，你請坐吧！」阿承有禮貌的說。

「不，不，家裡有些事情，我要走了。」

李世伯一面說着，一面向着門外跑。

當李世伯回到家裡，就對他的父母表示，說自從阿鳳十四歲來到

他的家裡時，他就暗戀着她了，只是礙於面子，始終不敢說出來。現在阿鳳雖然已經嫁了人，但只要可能，他仍舊愛她。

他的父母斥責了他，認為他沒出息。為了補救他的創傷，他的母親就把她的內侄女接到家裡來住。但因為李世伯愛阿鳳太深，沒有人可以代替她了。

阿鳳不久就臥病了。李世伯每天都跑去看她，替她去請醫生，希望她的病能好起來。但阿鳳已經不再存希望了，她覺得死去還比活着更強一些。

阿鳳的丈夫，心裡也很後悔。他從前根本不知道她和少爺暗戀，也沒有想到阿鳳會對他這般冷淡。因此，當她臥病以後，他也樂得讓少爺去挑這個担子，自己到田裡工作去了。

癡心的李世伯，在阿鳳的床側服侍一個多月以後，她就一瞑不視了。在臨死的時候，阿鳳要求躺在李世伯的懷裡，以表示他們在生時也愛過。

阿鳳死後，李世伯雖然非常悲痛，但心理上反而一無罣礙，彷彿他和阿鳳曾經相愛，只是天不從人願罷了。

這以後，不論他見到怎樣的美貌女人，也不論他的家人如何勸他，他都無意再結婚。他每天都在書房裡讀書，早晚到園子裡去走走，遇到心裡有甚麼感觸，就到田莊上去看看阿鳳的墳墓，回來時也就滿足了。

此

恨

綿

綿

洪子獻

南國的天氣，說也有點奇怪，每當馬戲班紮營這裏的時候，天老是下着迷濛的細雨。

那是五月的天氣，「大地球」的帳幕搭在後港一塊曠地上，頂上無數小旗隨風招展，夜來燈火輝煌，說不盡的光華燦爛。

雖是陰沉的天氣，那潮濕的泥土發出一股股霉味，但場外還是擠滿了嘈雜的人群。

張空飛在場外來回的走了一個圈子，不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這時，場內正在表演着第一個節目，那音樂是他最熟悉的。他記得自十二歲起就開始和這音樂接觸了，那一個節段應做何種動作，都記得非常清楚。

「唉，算了！」他悵然地離開那嘈雜的地方，眼眶裏充滿了晶瑩的淚水。

回到家裏，雨又細細的下。在迷濛的雨絲中，街燈顯得那麼黯淡，車影也顯得那麼模糊。

「真的，她不會忘却以往的諾言，再回來嗎？」他這樣發呆地自言自語，懊悔剛才沒有進去找她，也許她還沒有離去哩！

人生的道路真是這樣曲折嗎？他想，想，又把自己帶回到褪了色

的夢裏……

這應該從他的童年說起：母親是在他出世後的第三年中死去，父親是一個技術團的領導者，他也就從小練了一身武功。

十歲時，他第一次登台露面，是在某校籌募建校基金的遊藝會中演出。

「啊，好厲害的一個小孩！」觀眾以驚奇的眼光注視着他，接着是一陣熱烈的喝彩。

可是，黃金的日子並不太長，在他十二歲的那一年，父親就地下他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此後，他便孤苦無依，開始流浪於大江南北。

五年前，他投身於馬戲班裏，但不久就跌進了愛的陷阱中。

那是一個清幽的午夜，他獨個兒徘徊於帳篷外，最後在一塊白石上坐下，讓月光輕撫着他粗健的身軀。

「啊！張先生，還沒睡嗎？」突然有嬌滴滴的女人聲從他背後傳來，他不由回過頭去。

她是馬戲班裏表演騎術的姑娘黃麗莎，人長得很美，也有幾手馬上的絕技，是最能吸引觀眾的小妮子。

這一夜，他向她道出一生的遭遇，她也向他吐訴了心中的秘密。從此以後，他倆的心情便起了相同的變化，兩人之間似乎有無數的絲在糾纏着。

六月，醉人的六月，她偎在他的身邊，像一朵嬌艷的玫瑰。

「莎！」他有無限的話要說，但却不知該怎樣說出來。

「嗯！」她溫柔的答了一聲，也沉默了。

「妳愛我嗎？莎！」她羞羞地低下頭，接着站起身來，一溜煙地跑了。

當張空飛追上去的時候，她投在他的懷裏笑着，他從她喘着氣的呼吸裏，聞到了少女身上特有的芬芳。

「告訴我，妳愛我不？」他焦急地問，兩眼噴出強烈的光芒。她還是沒有回答，只給他一個親切的熱吻。

可是，有一天，麗莎不理會他了。他的心就像麻一樣的亂，甚麼事都做不下去。

入夜，馬戲班裏亮起了燈火。「該又是我表演的時候了。」但他的腦子裏還是昏沉沉的。他爬上了空中的鞦韆，人雖在

空中，但心却在別處。就在那最緊張的一節，忽然「嘩！」的一聲，場內立刻混亂起來。

當他從昏迷的狀態中蘇醒過來時，他發覺失去了一隻左手。他悲傷，他失望，他伏在枕上大聲的哭了起來。

幾天以後，他黯然地離開了馬戲班，把自己安頓在一間簡陋的板屋子裏。

就在他離開馬戲班的第二天，黃麗莎來了。

「原諒我，飛！」她傷心地哭着，緊緊地依在他的懷裏：「我害了你。」

「不，」他顫聲地說：「妳沒有錯！」

「你還愛我嗎？」

「我……」自卑感使他對於一切都看得非常黯淡，他痛苦地說：「莎！我已經是一個殘廢的人，妳會後悔的！」

「快別這麼說了，你的殘廢並不能沖淡我對你的愛……」他感激她，但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明天，我要走了，但我會回來的，你等着我……」

就這樣，他等了兩年，多冗長的歲月呀！

「甚麼時候，甚麼時候……」他想，想，眼淚已經奪眶而出。「我會回來的，飛……」他似乎又聽見她的嗚咽的聲音。窗外，雨還在下，芭蕉在淒清的雨裏顫抖着……

美國東南行脚 黃潤身

(一) 波士頓

日子過得真快，我們這個國際教育班的學生，在哈佛大學三個月的課程，匆匆就完了。十二月十九日上午十時舉行畢業典禮，全班同學一共廿人，把教育研究院院長辦公室擠得滿滿的。觀禮的來賓，都是院裡的主任和教授，因為我們自己的親友都遠在萬里之外。十點七分，院長走了進來，儀式開始。他首先告訴我們：「哈佛」的傳統，畢業典禮通常是遲七分鐘開始。他很惋惜我們的離開。他說：我們在「哈佛」雖然是學生，但在自己的國度裡，大多是中學校長，大學教授，還有一位澳洲師範學院副院長，這對於「哈佛」也有多少貢獻。最後他說：「哈佛」校友對於「哈佛」的前途關係甚大，希望我們回去之後，仍能與「哈佛」保持聯絡，最好能作「哈佛」的聯絡員。我們本土的學生，如果要來「哈佛」大學深造，我們一方面可以向他們介紹「哈佛」，一方面也可以代「哈佛」甄別一番，看那些學生是否適宜於在「哈佛」就讀。詞畢，發給證書，前後不過廿分鐘而已。大家走出院長辦公室，不期而然的會集在教室裡，互相在同學錄上簽名留念。雖然二個月後仍會在華盛頓重聚一次，但依依不捨之情，溢於言表。

三個月來，我們住在劍橋，而暇時多半是在波士頓市中消磨的。劍橋是波士頓的一鎮，走路只消四十分鐘，便可以到波士頓的中心——華盛頓街。那裡有數不清的電影院、餐館、酒吧，還有兩家最大的百貨商店。那商店就像一個小鎮，吃喝穿著，傢私木器，應有盡有，走進去真正不知如何走出來。現在正是聖誕節季，街上、店子裡、戲院中，無處不是密密麻麻的人。有時候，

我們並不是要買東西或看電影，而只在那些地方閒蕩，因為看商店的櫥窗很有趣。那些商店的廣告和設計異常高明，看了一陣，便會心癢癢的想進去買。店員也招徠有術，進去買了一樣之後，他拿出第二樣、第三樣，你覺得都不錯，於是又買下了。

波士頓是美國西部大城之一，開發甚早，這是由於英人來美，先到此地。因此，鄰近的這幾個州，合稱「新英格蘭」，許多地名都是用英國地名，講話的口音也是英國腔。城中有最現代化的摩天大樓，也有三百年前的古屋。在「南尾」一帶，那些破舊的房屋，簡直和新加坡的陋巷一模一樣。美國人到新加坡，喜歡到福建街那些地方，去看街中懸空晒的一竹竿一竹竿的衣服。我們在波士頓的「南尾」，也發現同樣的美景，而且地上的垃圾有時會阻塞人行道。不過，美國人做事乾脆徹底，目前正要把那破舊的房屋推倒，重新建築。有一個委員會專門主持此事，將整個地區作有計劃的重建。

波士頓有優良的海港，是工業區，也是商業區，而且是西海岸南北交通的孔道，每小時有一班火車開紐約。市中的交通有地下火車、無軌電車、巴士車和有軌電車。公園街的地下車站有三層，每層有好幾條軌道，在那站裡換車，常常換到自己迷失了方向。查理士河橫亘市中，不僅有水上交通的便利，而且是划船的好所在。兩岸關有公園，成爲風景名勝。波士頓是文化城，是商業城，也是美麗的城。

臨走前夕，我在「哈佛」園中徘徊了許久，我也在波士頓鬧市的人羣中擠了一陣。別了，波士頓，我有些留戀。

(二) 紐約

我是中午坐火車離開波士頓的，下午五點半鐘便到了紐約。中央火車站有一百多條綫，走下車隨着大夥人走，又像進了一個城鎮。商店、餐館、酒吧，成行成列，那裡像火車站？不過裡面的人，大半提了行李而已。在美國旅行，一定要身壯力強，因為很難找到腳夫提行李。提行李的收費也貴，大小行李每件二角五分。許多太太小姐提着自己兩隻小箱，走一陣，歇一陣。我的箱中，有衣服，有書籍，提出站門，已是滿頭大汗。外面正在下雨，站着那裡等「德士」，就等了一小時還等不到。只好把箱子提回站中，寄在行李櫃內。在美國的車站中，有許多行李櫃，投入銀幣，關上門，就可把鑰匙取出，這倒方便。

這是第四次到紐約了。可是我仍有許許多多地方不會去過。這次回來，我參觀了三個博物院：第一個是國立美術館，收藏世界各國各項藝術品。因為我在歐洲看過了許多，這裡的一切，都只是大同小異。不過，那附設餐館，在黑色大理石水池的四周，擺着桌椅；池中豎上一些青銅塑像的噴泉，上面有白色的天幕，從天花板垂下一些金屬鐵條捲成的燈架，却別有風味。第二個是非烈克收藏院，裡面以油畫爲主，中國瓷器和意大利銅塑人像也不少。裡面全是古董，每間房都有武裝人員看守。所陳各件，全係非烈克私人所藏，他爲了提倡藝術，遺囑將此項收藏公諸大眾。整座建築是專爲陳列而設計的，有許多大廳和一個禮堂。禮堂裡，定期有專家講述，每天定期有風琴演奏。正中有一個水池，噴泉的水，落入池中，潺潺有聲。四週紅花綠葉，點綴其美。我參觀一周之後，在池邊坐了一陣，如詩如畫，忘物忘我，憂喜全無，不忍遽去。美國人會賺錢，也會用錢，很多博物院是私人的。像這麼多價值連城的珍品，陳列在偌大的建築物中，僱用武裝人員看守，不說所費，只是維持所需，已極爲可

觀了。第三是星象博物院，入門票每人七角五分。走入一圓形暗室，四周牆上用小電燈飾成各種星象。正中懸空，有活動的太陽系的模型。地球的自轉公轉，其他衛行星的移動，日蝕月蝕，月的盈虧，一目了然，並且還有人作二十分的講解。隨後登樓，又入一圓室，頂爲半球形，大家可以坐在椅上仰視。也有人講解，還配上音樂，像看電影一般。先是當天的氣候報告，隨即大雪紛飛，一片全黑，不一會新月漸升，樓台屋宇，浸淫在一片寒光中。音樂再起，由暗轉明，圓月當空，星光閃耀。於是我們在上星象學的課：某處是某星某星向某處移動時若干，某年某星會如何移動。突然白光一道，凌空而降，這是彗星。俄而星光四射，炫人眼目，那是流星。最後是一段耶穌降生，奇星出現的故事。我在巴黎臘人館參觀過幻術宮，那只是奇巧。這裡除了奇巧之外，還有教育的作用。例如：現在我已經知道獵人星在何處了。

參觀了博物院之後，我會去中央公園走了一陣。裡面有一方三千年前的埃及石柱，頗爲有趣。石柱下端四角均付缺如，却配上四對金屬製的蟹螯，正好像四隻螃蟹被這石柱壓住。歲月浸蝕，柱上的古埃及文，隱約可見。園中青草盡萎，枯枝無葉，一片嚴冬肅殺之氣。夕陽殘照，遊人甚夥，大概都想在這裡暫避塵囂。

紐約歌劇院聞名世界，我也去看了一場。裡面有五層廂房，可容五千觀眾。票價最低三元五角，最高爲九元五角。我坐在台角頂廂，居高臨下，只見成百男女演員在腳底移動。不過，歌聲嘹亮，餘音繞梁，的確不錯。

紐約城中之紐約大學，有註冊學生四萬餘人，規模算是相當大了。在鬧市中，闢下一個大廣場，四周是摩天大樓，多爲教室和學生宿舍。好在大部份學院分散其他地區，不然，紐約市那有許多空地來辦大學？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爲紐約大學的文風影响到附近的幾條街道，那裡成了藝術

家薈萃的所在。別以爲紐約是商業城，却仍有着文化區的存在，這一帶叫做格林威治村。我特地的季青兄領我去巡視一番，所能見到的，只是一些裝飾離奇的咖啡館和酒吧，晚上十點才開演翌日早晨結束的歌舞雜耍場，服裝異樣的男女和花綠綠的珠寶手飾店。有人說：「這是狂人的世界！」的確中肯。我看見許許多多一席之地的店面，裡面木頭竹屑，顏料紙張，圖畫工藝，雜陳一片；一兩個人在裡面刻畫，洋洋自得。我不知道他們是在創作或者是在開店營生？有一家咖啡館對面，好像正在裝修一樣，亂釘上幾片木板，胡混上一些顏色，插上一塊市招。門前擺着一個斷了兩腳的鐵架牀，支上一根竹竿，竿頂又撐着一把破舊的紅布傘。我看到這張破牀，正在懷疑這是否一間舊貨舖的時候，那主人却興高采烈的告訴我，那牀是他花了一星期工夫的傑作，我只有掉頭不顧而去。

紐約既然有的是錢，真正的藝術家要吃飯，還得來此淘金。因此，要欣賞第一流的歌劇，芭蕾舞或者其他演奏，紐約仍爲適當的地點。只是有時票價太高了一點，小市民望洋興嘆罷了。

我前後到了紐約四次，一方面是想領略這世界第一都市的繁華，另一方面却是想與一些老同學聚會。我記得我大學畢業時一班不過卅餘人，分手十餘年，會少離多，天各一方。想不到在紐約的班友重聚，竟有十二人之多，就是承平治世，也是難能可貴的。大家談到抗戰時的大學生活，高歌縱酒，喜笑開顏，當年學劍欲封侯，以天下爲己任的凌雲壯志，隱約重現！可是等到太太們來追問我們歡笑的原因的時候，小孩們玩倦了吵着爸爸要回家睡覺的時候，想到自己明天還要上班的時候，大家又回復到現實。理想的人生，只有在學生時代才有。酒盡燈殘，仍得分手道別。「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我在聖誕節那天離開了紐約。

(三) 華盛頓

我從波士頓往來紐約，總是在中央車站起落，滿以爲去華盛頓也是一樣。那知到了中央車站，詢問去華府的車軌，(中央車站有幾十條車軌，各綫火車開進開出，車軌隨時更變；通常在開車前半點鐘報告車軌號碼，每五分鐘重複一遍。不像在歐洲或英國，火車站有固定的月台，某時某路車在某月台上車，人人知曉。)我才明白紐約有兩個火車站，真是椰芭老進城了。

紐約、華府之間，車次頻繁，每小時有一班車，通常需時四點半鐘。我上午九時離開紐約，下午一點半抵達華府。

走出站來，天氣相當寒冷，陰沉沉地，沒有太陽，真是「過年天氣」。初到美國的人，冬天非常不慣。每座房子都有暖氣，裡面熱烘烘的，大家穿單衣；一出門，却冷不可當。室內外的溫度相差太大，極易傷風。我走進旅館第一件大事，先把窗戶打開。不然，在室內悶得難過，出門冷得受不住。我九月初在這兒住了半月，這次路過，只留在旅館內清檢行李。晚上肚餓，想到要吃晚飯時，却發生了問題。今天聖誕，所有大小商店餐廳，一體關門大吉。我在街頭走了兩小時，始終找不到吃的地方，連酒吧都休假。最後靈機一動，回到火車站餐廳，才解決了晚餐問題。晚上十一點鐘，家兄接我去他家。他於一九五零年曾在峇株中學教過書，太太是星洲南洋女中畢業的。我們一面喝酒，一面大談往事，直到黎明，就在他家就擱了一天。第二天下午，他們夫婦送我到火車站，趕上六點半的火車南下。

(四) 玉脂芥

玉城爲維幾尼亞州首府，離華府不過兩小時火車路程。這州的煙葉，世界馳名，玉城更成爲香煙城。據說，全世界的香煙，有三份之一爲此地所製。煤鐵的開發和製磚，也以此地爲先。

州議會大廈頗壯觀，爲詹佛遜總統仿法國建

築而設計，裡面有華盛頓和許多總統名流的雕像。那嚮導曾經很詳細的逐一介紹，可是我那能記得那許多。議會大廈的附近，有州長官邸和華盛頓紀念碑。我花兩小時坐汽車遊覽了城市的各處名勝，有教堂，有古房子，有各種博物院，無法一一記述。我在此住了兩天，第三天晚上，又坐火車南下，縱貫北卡羅萊娜州，翌日清晨到查士登（Charleston）。

(五) 查士登

查士登在阿史里（Ashley）與柯柏（Cooper）兩河的會合處，大西洋的旁邊，正像紐約一樣。在美國歷史上，這是一個重鎮。當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約翰遜炮台的一顆臼炮彈，射入「遜他」炮台，於是美國內戰開始。我坐船在這兩條河中遊了一陣，也去「遜他」島憑吊了當年的陳蹟。引起我的興趣的，却是柯柏河上的鐵橋。橋長兩哩半，最高處一六〇呎。因為橫過河中一小島，在那島上，橋便變成九十度。橋本身高低起伏，再上一彎，真像一條長龍。橋上的車輛往來，好像龍在蠕動。

城中有間食品店，以乾乳酪出名，有二百種。我嘗了一兩種，也分辨不出有甚麼特殊味道。爲了保存古蹟，有些地區不准建新式房子。有位富商新建一座住宅，可是從外表看來，磚牆非常灰舊，不經指點，以爲也是百年老屋之一。這些房子的格調特別，走進正門便是走廊，沿走廊一邊是房間，另一邊却是花園，靠街的只房子的側面，而不是正面。

有座古教堂建於一六八一年，如今每年只做一次禮拜，牧師由華盛頓趕來，全部用法文，也頗有趣。我會去參觀陸軍軍士學校，許多座獨立的建築物，佔地甚大，就好像一座大學一樣。沒有大門，也沒有衛兵，遊客自由出進，可是看不到一個學生。大操場中陳列有坦克、大炮和火箭，算是有點火藥味。校長和教官都住校內，住宅

前標明官階和姓名，也沒有一點森嚴的氣氛。我想起從前南京中央軍校的嚴肅，覺得軍事訓練應該是嚴肅的。

美國的火車全是私營的，各公司有特定地區，而又互相銜接。有的路綫要先定座，定座要另外收費。車廂分卡車、臥車、餐車和客車（專供談天喝酒和抽煙）。臥車有幾種：最便宜的統廂，白天是座位，晚上把座位放下便是牀舖，上下兩層，男女混雜，但每個牀舖都有厚帆布遮住。而盥洗室却是男女分開，各在車廂的一端。較好的臥車是單人的，裡面有衣櫥、收音機、空氣調節器、大穿衣鏡，還有盥洗間和大便所。晚上將牀放下，便可睡覺。另外有雙人的，四人的和附有起居室的。在美國坐火車，每換一條路綫，就得先拿一份時間表，裡面有地圖、行車時間、票價和每次車的設備。票價比巴士貴得多，臥車更貴。坐巴士因引擎振動不停，音響甚大，雖然可以多看一些風景，不如火車舒適。

(六) 傑克遜菲

從查士登坐火車南下，到傑克遜菲，只需四個鐘頭。這是美國的南方了，走下火車，就發現候車室、盥洗室都分白人和黑人。上火車的時候，黑人白人也各自分開。我們黃種人並不列入黑人中，皮膚黑的東方人時不免也會發生誤會。車站中雖然黑白分明，白種人的商店，却仍歡迎黑人光顧。傑克遜菲的海灘極爲出名，成爲避寒勝地。

我每到一地，通常都是參加旅行社組織的導遊。在美國，灰狗巴士公司附設有導遊部，分佈全國大小都市。美國人特別愛旅行，一年四季，只要有空就往外地跑。想不到我去灰狗公司詢問時候，傑克遜菲沒有導遊的組織，要遊就只有去附近的名勝區。於是，我便獨自在城中逛了幾圈，無非是高樓大廈鐵橋之類。只有一處特別有趣：許多教堂集中在一起，鐘樓毗鄰，草圃相接。禮

拜開始，唱詩之聲，此起彼落。遇着黃道吉日，每個教堂都有人舉行結婚典禮，賀客與新郎新娘，四處皆是，好像盛大的團遊會一般。

傑克遜菲無佳處可遊，我便乘飛機去米亞米。這是世界有名的海濱，富翁度假的勝地，少女們獲得「健康黃」（Sun Tan）的所在。因爲一些愛時髦的少女喜歡把皮膚晒成黃色，有家化妝品公司就製造一種使皮膚變成黃色的油膏，並且僱一架飛機於晚間在米亞米上空飛。飛機兩側用電燈現出廣告字樣：若要皮膚黃，何必晒太陽，搽某種油膏即可。

(七) 米亞米

從傑克遜菲到米亞米，共有三百五十哩，坐飛機只需兩個鐘頭。佛羅利達爲美國最南的一州，大小和形式恰如馬來亞，伸入大西洋中，與古巴遙遙相對，形成墨西哥灣。打個譬喻：米亞米有如新山，南端那些小島便像新加坡了。

我住的旅館有十四層，我的房間又在頂樓，推窗俯眺：馬路縱橫，修長而挺直，各種顏色的汽車在其間蠕動；青綠的樹林中，突出許多白牆紅瓦的房屋，大都市而有鄉村風味。米亞米邊有許多小島，各有橋樑聯成一氣，風景幽美，交通方便。這裡的人，不是富翁，便是遊客，物價比任何地方都貴。

米亞米的海旅館恐怕可以獨步世界，從上午九時開始到下午六時半結束，各種節目循環舉行，每次要三小時。最有趣味的，是一種體重五磅的大魚，可以躍出水面二十餘呎，用嘴啣去啣在訓練者口裡的小魚。有兩條經過特別訓練的，各有名字，開呼躍出，可以穿過橫在水面上的圓圈，可以高跳出水面作其他表演。那裡的海獅，不僅可以玩球，還可以唱歌，好像馬戲班的野獸一樣。有一個鯊魚池，裡面全是鯊魚。用一根粗繩吊住一頭尺餘長的大魚，投入水中，不到半分鐘拖上來，已去了大半截了。鯊魚遇着任何東西都吃

，連汽水瓶都吞進去。但是，却有另外一種魚與鯊魚生活在一起。芸芸衆生，相生相剋，造物之奇，令人慨嘆！

海族館佔地甚廣，分門別類，成爲一個大公園。正中是百萬加侖的圓形大水池，共分三層，上層是露天的，魚躍於淵的表演就在那裡。下面兩層，周圍有許多玻璃窗，定時有人穿潛水衣在水底餵食。旁邊還有一個室內的魚池，另外有許多小水箱，裡面養了一些五花八門的小魚。箱邊附有說明，我只隨便瀏覽，也攪不清那許多魚名。後面池中，有一頭一千二百磅重的海牛，一身黑皮真像黑水牛，稀稀落落還有一些毛。每個節目，先後在不同的地方表演，同時有人用廣播器解釋。遊客分送說明書一份，附有地圖。有閒空的話，可在那裡消磨一整天，而不感到疲乏。

米城附近還有許多有趣的地方：例如猴林，其中全是各式各樣的猴子，每小時都有猴子表演。說明書上有一句很有趣的話：「當人類被關在籠子裡的時候，猴子便可放野了。」同時還說：「猴林離米城只廿二哩，交通方便，免得你跋涉到遙遠的馬來森林。」這批獼猴乃新加坡的移民，於一九三三年輸入。廿餘年的繁殖，真是「猴子稱王」，遊客反要站在籠子裡。除此之外，有蛇園、胡姬林、鸚鵡林、珍禽林、非洲人猿林。至於水族館，不知有多少。在玳瑁館中，有幾百隻方桌面那麼大的玳瑁和烏龜，還有用人工培育一些小的玳瑁和烏龜。我想起埃城極樂寺的放生池，若欲與此相比，只有望洋興嘆。還有一種不咬人的鱷魚，據說只有中國和南美才有。此種鱷魚製的提包褲帶之類，目前在美國最爲時髦。還有活生生的小鱷魚出賣，每條美金一元。我這個馬來亞來的中國人，看了鱷魚池和猴林，不免有得意之色。

佛州南端，有一長串小島，延綿近一百哩，島與島之間均有大橋聯絡。有一道橋長達十二哩，我坐巴士經過時，兩邊是海水，汽車好像在海

中行走一樣。從米城到最南的「西輪」，計程一百六十哩，坐巴士來回要一整天。這一串小島全是狹長的，有的大，有的小。大島上面有些市場，小島上面零星一些住屋，多是旅館商店。划船的，釣魚的，渡假的，都在這些地方集中。有些旅館還用人工填海開河，築成精巧的船塢，建築一些漂亮的房間，裡面有全套現代化的設備，走出房門便是垂釣的遊艇。生活在這裡，的確有如世外桃源！

當夕陽西下的時候，碧綠的墨西哥灣的海水，反映着燦爛的雲霞，明朗的天，深沉的海，五彩與深青相襯托，光暗分明而不顯突。我躑躅在海邊，向天長舒，向海狂嘯。在這如詩如畫的景

色中，我已經如痴如醉了。

早上，我對着大西洋的萬頃汪洋，看遠處水天相接，晴空無雲，一望無際。眼前淡綠的海水，清可見底。由近而遠，它的顏色却由綠而藍，由藍而青；再遠又由青而藍，由藍而綠，最後和白色的天空連成一片。這浩瀚的海，呈現出這麼多種協調而複雜的藍綠，宇宙的神妙，如海水一般的深不可測。看到那海鷗躍眼，快艇飛馳，乘長風而破萬里浪的心情，油然而生。大西洋與墨西哥灣，一在我的左，一在我的右，一樣的天，一樣的海，同樣的情境，同樣的胸懷。多美妙的人生，我只有歌頌！

元月十六日寄

讀者·作者·編者

本刊這一期出版之時，正值舊曆新年快要到臨。因此，我們特於封底刊出流行民間的「吉祥剪花」，並請唐人先生寫了一篇「舊曆新年習俗談」的文字，固是未能免俗，亦聊作應景云爾。

姚荪先生寫的「最不能忘記的一張臉」，是一篇情節動人的小說。作者過去從軍有年，對於戰地生活有實際的體驗，故能寫來如此逼真，如此深刻，使人對戰爭造成的民族仇恨，感到一種沉重的悲哀。

黃潤岳先生爲本刊特撰的旅美遊記，越寫越見精彩。他已離開哈佛大學，刻正漫遊美國東南各州，行踪所至，信手爲文，將所見所聞一一記下，既生動而又富情趣，讀了有如親歷其境一樣。

亮亦是一個青年詩人，他寫的這首「濁流」，在內容和形式上，都經過了千錘百鍊，確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我們爲馬華文壇有此後起之秀而欣慰，我們也以能登出此詩而爲榮！





星馬

繼「藝術劇場」公演「北京人」之後，「藝術劇場」也推出「夜店」一劇，由一月卅日起一連演出六晚，無論是演技、燈光和效果，都有優越的表現。

馬摩西先生新著「歐美采風錄」，已由世界書局出版。這是作者旅行歐美的見聞集，分別使用記敘文、小品文、特寫等不同的體裁，把歐美的生活風俗有趣地再表現於紙上，真可說得上多彩多姿。

南洋大學「南洋史」教授許雲樵先生，近已完成「安南通史」一書，對安南自四千年前至今日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都有詳盡特別的考據，為研究南洋歷史者提供不少便利。

北馬名雕刻家丘健民先生，近日來星籌設「藝苑花宮」，擬將畢生珍品，公諸大眾。

新近成立的「大眾文化社」，推出了一本「鄉下」，作為和讀者的見面禮。這本集子包羅萬象，有小說，有詩歌，也有散文，是收集馬華青年作家艾汀、章暈、杜紅等人的作品。

台灣

回教學者時子周，於埋頭鑽研七年之後，現已完成可蘭經中文的翻譯工作，將由中國回教協會與教育部聯合出版。

孔子七十七代後裔孔德成，近應越南孔學會之邀，由台北前往西貢講學，宣弘孔道，促進邦交。

第十二屆國際哲學會議，定於本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義大利威尼斯水城舉行。討論題分三類：①人與自然；②自由與價值；③邏輯、語言及觀念意見的交流。據悉：台灣大學哲學教授吳康博士，業已接受邀請，準備前往出席會議。

中國大陸

大陸劇作家陳白塵，近與劉滄浪、王命夫、黃梯等人合作，寫了一個獨幕諷刺劇：「哎呀呀，美國小月亮」，在一月份的「人民文學」上刊出，劇情是諷刺美國放射人造衛星的失敗。

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最近改組，由原來的總編輯鄧拓任社長，「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兼總編輯。改組的原因，除了政治空氣太薄，工作紀律太鬆外，還有教條主義、修正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在發展。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正在排演老舍的「茶館」，準備在三月間公開演出。這個劇本分三幕，寫出了近代中國五十年來的變遷，也反映了舊北京的社會面目。

其他

中國學人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四先生，有感於西方人士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根本認識，多未能切當之處，特共同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全文長達五萬字，共分十二目，同時刊於香港「民主評論」及「再生」二雜誌之元旦號。

日本東京大學「中國研究會」，為了反對該校準備廢除入學考試的外國語選擇科目的中國語，在去年十一月「文化祭」中，特地舉辦了一個「日本的中國語教育史」展覽。另外，該研究會還用日語演出了曹禺的「北京人」，可謂與星洲藝術劇團剛演完的「北京人」無獨有偶。

周祥光博士在印度講學以來，著有「中國佛學史」、「中國近代史」、「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佛教與禪宗」及「無相頌講話」諸書，均用英文寫作，使印度人民略知中國思想狀況。尤以「中國佛學史」一書，長達十二萬言，經印度學者譯為各種印度文，足見具有重大價值。

吉 祥 歲 季



點綴舊曆新年的吉祥剪花，是中國民間特有的藝術，其花紋與字句的配合均極巧妙，雖然有的出於目不識丁的鄉下人之手，但一樣能構成對稱準確的美麗圖案。

這裏所介紹的一些，都是高丘先生供給的材料。值此舊曆歲尾，特在封底刊出，聊作應景，以饜讀者。

